

ARCHIVES SCIENCE STUDY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主办

1995

3

档案学研究 (季刊)

1995年第3期(总第34期)
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报

档案学理论与历史

- 深化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 何嘉荪(2)
宋代架阁官考索..... 王金玉(4)
关于档案编研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陈忠海(12)
也论档案实体分类..... 钟均志 王敏 赵文(16)

档案工作体制改革

- 档案工作改革“热门”话题谈..... 王思汉(18)

档案馆业务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我馆编研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陆大钺(21)
全宗介绍中对档案内容的选择与介绍..... 王永煜 陈平(24)
关于全宗号设置的思考..... 欧阳锋(26)
我馆馆藏历史档案价值浅析..... 石岩(27)
我们是怎样编制全引文件目录的..... 刘相彩(30)

企业档案管理

- 万向集团公司档案管理改革纪实
——兼谈建立乡镇企业档案工作的新机制..... 任庆胜 王茂法(31)
企业产权出售给私人档案怎么办..... 姜学义 常增林(36)
企业档案编制案卷号不区分保管期限弊端多..... 石建华(38)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

- 试论档案信息资源的增殖..... 黄子林(40)
论档案信息的有偿服务..... 胡凤振(45)
档案馆开发经济信息资源的探索..... 黄传德(48)
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王李力(51)

专门档案管理

- 议商标档案的若干问题..... 马素萍(56)

G272.5

3-4

- 古建筑建档之研究 王爱华(59)
 试论校志与档案 程淑明 周万祥 齐琴英(63)
 对印模档案的再研究 李世成 房德友 孙兆清 洪文革(66)

档案工作标准化

- 《中国档案分类法》与《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的对立统一规律研究 胡明 邓德生(68)
 试论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分档案馆馆藏资料的可行性 胡德芳(72)

档案现代化管理

- “档案摄影”简论 姜舜慈 孙承敏(75)
 档案缩微存贮与光盘存贮 沈环(77)
 计算机辅助立卷研究 苏新宁 徐进鸿(79)

档案保护技术

- 山东省重要档案破损原因分析 易炳炎 刘照成 孙洪鲁 王航 王京华(82)
 地震与档案设防之关键对策 吴志明(85)

迎接'96 国际档案大会

- '96 国际档案大会筹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孙钢(39)

中外档案学术交流

- 瑞士档案机构的工作 张敏 编译(87)
 国外档案保护材料的新成果
 ——介绍微腔纸质包装材料 聂曼影(91)

档案学会工作和学术动态

- 中国档案学会简讯三则 (78)
 推行小组工作考核办法 促进学会工作持续发展 金正坤(93)
 河北省档案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产生 春潮(76)
 北京中宝元装具有限责任公司、太原汾机档案柜厂
 万能角钢、密集柜架系列产品展示会圆满闭幕 纪涌(94)
 全国部分省市档案期刊同行欢聚京城 毕嘉瑞(95)
 档案学新书总汇(第23辑) (96)

编辑出版:《档案学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32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4229工厂	电话:602.3377-2235 601.3970
订购处:中国档案学会办公室	单价:3.30元(含邮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1号	

ARCHIVES SCIENCE STUDY

(QUARTERLY)

No. 3, 1995

CONTENTS

-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Records Movement He Jiasun(2)
- On the Recordkeeping Officer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Jinyu(4)
- Several Issues in Archives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hen Zhonghai(12)
- On the "Popular" Subject of Archives Reform Wang Enhuan(18)
-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in Our Archives
 Du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Lu Dayue((21)
- On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Holdings in Our Archives Shi Yan(27)
- On the Archives Management Reform of the Wanxiang Group.....
 Ren Qinsheng, Wang Maofa(31)
-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Huang Zilin(40)
- On the Exploitation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Archives.....
 Huang Chuande(48)
-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Trade Mark Archives Ma Suping(56)
- On Establishing Files for Old Buildings Wang Aihua(59)
- On the Law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in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hinese
 Archives"and "Thesaurus for Chinese Archives".....
 Hu Ming, Deng Desheng(68)
- Microfilming Storage and Optical Disk Storage of Archival Materials.....
 Shen Huan(77)
-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Damage to Essential Archives in Shandong Province
 Yi Binyan, Liu Zhaocheng, Sun Honglu, Wang Hang, Wang Jinghua(82)
- Important Countermeasures for Archives Defences Against Earthquakes.....
 Wu Zhiming(85)
- Archival Work in Switzerland Zhang Min(87)
- New Achievement from Abroa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Preservation
 Material Nie Manying(91)

G272.5

3-4

古建筑建档之研究	王爱华(59)
试论校志与档案	程淑明 周万祥 齐琴英(63)
对印模档案的再研究	李世成 房德友 孙兆清 洪文革(66)

档案工作标准化

《中国档案分类法》与《中国档案主题词表》的对立统一规律研究	胡明 邓德生(68)
试论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分档案馆馆藏资料的可行性	胡德芳(72)

档案现代化管理

“档案摄影”简论	姜舜慈 孙承敏(75)
档案缩微存贮与光盘存贮	沈环(77)
计算机辅助立卷研究	苏新宁 徐进鸿(79)

档案保护技术

山东省重要档案破损原因分析	易炳炎 刘照成 孙洪鲁 王航 王京华(82)
地震与档案设防之关键对策	吴志明(85)

迎接'96 国际档案大会

'96 国际档案大会筹备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孙钢(39)
----------------------------	--------

中外档案学术交流

瑞士档案机构的工作	张敏 编译(87)
国外档案保护材料的新成果 ——介绍微腔纸质包装材料	聂曼影(91)

档案学会工作和学术动态

中国档案学会简讯三则	(78)
推行小组工作考核办法 促进学会工作持续发展	金正坤(93)
河北省档案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产生	春潮(76)
北京中宝元装具有限责任公司、太原汾机档案柜厂 万能角钢、密集柜架系列产品展示会圆满闭幕	纪涌(94)
全国部分省市档案期刊同行欢聚京城	毕嘉瑞(95)
档案学新书总汇(第23辑)	(96)

编辑出版:《档案学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100032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4229 工厂	电话:602.3377-2235 601.3970
订购处:中国档案学会办公室	单价:3.30元(含邮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dqwu1103

深化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

何嘉荪

文件,这是文明社会中稍有学识的人便熟知的字眼。只要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漫游并环视四周,就会发现文件一直是人们社会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伴侣。从古老的泥版、甲骨、竹简、缣帛、纸草纸、羊皮纸文件,到现代的胶片及磁带、磁盘、光盘等机读文件,可以说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档案正是文件运动过程中某一阶段的别名,档案就是仍有查考价值的文件。因而研究档案和档案学必须从研究文件始。

文件在从形成到消亡(或永久保存起来)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有着一定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运动规律。管理文件和档案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利用档案也不能忽视这条规律的作用。所以对这条规律的认识,不仅是文书学,也是档案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现代档案学理论正是在研究探索文件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果我们翻阅世界上各种档案学经典论著,不难发现,无论是斐斯、福罗英、缪勒或詹金逊,还是布伦内克、谢伦伯格等人,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对文件运动规律的描述作为立论的基础。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往往以大量篇幅论证:文件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和历史记录,它们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定的群体向前运动,经历若干阶段而达到自己生命的终点的。而来源原则、全宗原则等重大档案学理论原则,也正是在这

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不仅是文书学、也是档案学理论的生命线,对指导文件管理和档案工作实践也有重大意义。

建国后,我国档案界实际上也涉足了对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早在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曾三和吴宝康教授就已经对档案自然形成规律有了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吴宝康教授对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问题的论述,更是这一研究的深化。另外,对档案定义的讨论也与文件运动规律有关。和宝荣、陈兆禄两位教授对“档案发挥作用规律性”的总结,以及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对“实现档案价值规律性”的概括等,更是对文件运动规律认识的重要发展。他们继承谢伦伯格等档案学家的研究成果,正确地指出:档案文件的第一价值在形成之初呈最大值,居主导地位。随时日的推移,第一价值所占的比例将渐趋下降;而第二价值则日渐上升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档案的科学文化作用也逐渐递增而其机密性则渐趋于缩小,甚至消失。这一研究成果对指导我国的档案工作实践已经起了,并仍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档案事业获得了极其迅猛、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档案数量急剧增长,档案类型、品种、载体形式、录制技术日益多样化、复杂化;档案工作及其影响逐渐深入地渗透进越来越广泛的

专业领域或生产、工作、生活领域；社会上人们保存档案、利用档案的意识大大增强；各级各类档案馆、室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物质实力和管理水平上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并且出现了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档案馆和档案室的发展呈二律背反现象，即一方面档案馆类型增多，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另一方面档案室则趋向于统一化、综合化；第二种趋势是各种现代化管理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开始引入并应用于现行文件和档案管理，因而对传统的管理方法在各方面引起了或大或小的冲击与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现行文件和档案管理实践中必然出现了一些过去不曾出现过的做法和现象。它们中有不少，至今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论证；有的也无法根据现有理论体系进行论证，或者只能牵强附会地作出肤浅的解释，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更有的新事物，从实践上看是可行的、效果较好的，然而按档案学术界通常所持的观点去判断，在理论上却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的。因而有时，某些目前仍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反而有可能束缚一些档案人员的思想，使他们在丰富的实践面前感到困惑，甚至无所措手足。而在所有这些成为“问题”的情况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对文件运动规律的认识有关。

比如，随着电子计算机引入办公室领域，办公技术日渐现代化、自动化，现行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否则将无法发挥计算机“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的优势和特点。但是，现行文件与档案管理的一体化，是否意味着在现行机关(企业)中，将如欧美国家一样，再也没有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的明确分界？是否再也没有必要将现行文件和档案区分开来？那么，在文件运动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档案阶段是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行文件是如何转化为档案的？现行机关(企业)中还有没有档案？看来，对“档案”和“归档”这两个档案学基本概念又有重新研究的必要。尤其是“归档”含义和“归档关口”设置问题，它的解决，对现行文

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计算机软件的编制将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各地、各部门已编制了上百个这样的软件，但至今可以说尚无十分满意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我国对现行文件和档案的管理仍然是分开进行的。以这样分开管理的体制、模式和方法为基础，又怎么能编出完善的一体化管理的软件来呢？因而，对我国现行传统的文件与档案分开管理的体制、模式和方法进行改革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只要不在上述基础理论上取得突破，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有效的改革。

又如，科技档案的增多使人们发现：科学技术领域产生的文件，其形成与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往往不同于社会管理领域内形成的文件。那么，这些各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应如何从理论上准确地进行描述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如何产生的？在科技领域产生的文件为什么会具有成套性的特色？其理论根据是什么？看来仅仅依据在我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也难于将这些问题阐释清楚。

此外，对现行性很强的科技档案是否应收藏进综合档案馆，收藏时机如何掌握以及入馆后应如何组织、划分全宗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存在着种种疑虑和不安。应该说，这些问题也都与认识文件是如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向前运动的规律有密切的关系。

面对这一切，是让实践沿着现有理论观点框定的圈子打转、受制于理论的约束好呢？还是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去进一步丰富、发展现有的理论好呢？无疑，任何一个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档案学者都会持后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正是有鉴于此，笔者与傅荣校同志合作撰写了一本著作《文件运动规律研究》，对这个问题作更加深入的探讨，力求比较全面地描述这条规律，为回答并解决当前档案工作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同时，我们也希望上述问题能引起全国档案学术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以使我国的档案事业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者：何嘉荪，杭州大学历史系档案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宋代架阁官考索

■ 王金玉

中国宋代有专门的档案工作机构,也设有专职的档案工作官员。著名的金耀门文书库是国家档案馆性质的机构;南宋设立的尚书省六部架阁库和三省枢密院架阁库是中央机关档案馆性质的机构。六部架阁官和三省枢密院架阁官是专职的档案工作官员。考察架阁官的设置原因、文化层次及工作状况,对认识宋代档案工作发展水平,继承古代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都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宋代架阁官的设置

架阁官之设,始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宋人传记中有明确记载。《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在记述“六部架阁”的历代沿革时指出:“古无之。国朝元丰有六曹架阁库(《续会要》)。崇宁元年,何执中为吏部尚书,四选案集,吏藏于家,以舞文取贿。执中请置库架阁,命官涖之。是后六曹皆建立(《四朝史·何执中传》)。(《宋史·何执中传》亦载此事。吏部设置架阁官是为了加强架阁库的管理,将散在个人手中的“四选案集”即考核官员的重要档案集中起来,一方面便利工作,另一方面也杜绝官吏“舞文取贿”。吏部带头设立架阁官,档案管理有专官负责,效果显著,因而户部、礼部、刑部、工部纷纷仿效,六曹架阁官全都设置起来。这在庞大的中央机构中似乎是件小事,但在中国官制史上却是零的突破,影响深远。

宋徽宗时,六部架阁官总称为“管勾六曹架阁文字”,设置也不稳定。崇宁元年置,大观三年(1109年)罢。政和三年(1113年)又置,重和二年(1119年)又罢。《宋会要》载重和二年二月十

八日诏:“管勾六曹架阁文字并罢,令本部未曹郎官兼领。”从“并罢”二字,可知六部架阁官并非一员,各部均设,当为六员。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恢复了六部架阁库建制,尚未恢复架阁官的设置,仍由“未厅郎官”兼任。“绍兴十五年复置,吏、户部各差一员,礼、兵部共差一员,刑、工部共差一员。从大理寺丞周楙请也。”从绍兴十五年(1145年)开始,六部架阁官每任四员的建制便固定下来,经历130余年皆无变化,直至南宋灭亡。

为什么六部架阁库不设立六位架阁官而设四位呢?南宋首任架阁官周紫芝解释说:“吏部之有两铨,所以升黜百吏;司徒掌舆地图,以稽户口之登耗,均赋入之多寡,其牍号为最繁,故以一官主之。余不能如二部之多,则以一官而兼两曹,所以因时制之宜而为之损益者当如是也。”^①根据馆藏的多寡,决定设官的数量,因时制宜,不拘一格。

嘉定八年(1215年)七月,三省枢密院架阁库亦设架阁官一员^②。虽然三省和枢密院的地位比六部要高一些,但设架阁官的时间晚,官员也少。

南宋架阁官的称谓与北宋略有区别,因避高宗赵构名讳,改“管勾”为“主管”,称“主管尚书某部架阁文字”或“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宋人官衔多有简称,架阁官也不例外,如“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可省称“主管刑工部架阁”或“刑工部架阁”,甚至只称“架阁”二字,以至于使人弄不清某人究为何部架阁官,如《续资治通鉴》载,乾道三年,“架阁卫博论用人宜录所长,弃所短。”《陈亮集》载《甲辰答朱元晦

书》中说：“偶在陈一之架阁处逢一朱秀才”。我们仅知卫博、陈一之是架阁官，却不知其究为何部架阁官。

二、宋代架阁官名录

架阁官之设可以说无疑了，但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架阁官名字怕不多见。诚然，三省枢密院架阁官和六部架阁官的地位都不高，不过是迪功郎、修职郎之类的八九品文官，在庞大的官僚群中并不显眼。在浩翰的宋代文献中也难以寻觅他们的踪迹。笔者在读书中着意搜求，发现宋代架阁官的名字有多处记载，并对其乡贯、出

身等略加考索，现依文献出处(互见者仅记一处)列表于后。

(一)见于《咸淳临安志》者 11 人。

《咸淳临安志》卷五载有关于三省枢密院和六部架阁官题名的四篇记文，是极珍贵的档案史文献。根据陈晦所写的《六部架阁库题名续记》，自绍兴十五年(1145年)至庆元二年(1198年)的 54 年中，在题名石上刻写名字的架阁官已有 116 人。三省枢密院架阁库亦有类似的题名石。可惜，这些石刻档案已不见于今日，我们只能从四篇题名记中查出南宋首任架阁官和其他架阁官共 11 人的姓名。

表一

姓名	乡贯	出身	任官时间	何架阁
周紫芝	宣城	进士	绍兴十五年	礼兵部
彭炤			绍兴十五年	吏部
艾若纳			绍兴十五年	户部
苏鉴			绍兴十五年	刑工部
李大异	豫章	乾道八年进士	绍熙二年	刑工部
王次春			绍熙二年	某部
陈邕	潭州衡山	淳熙八年进士	绍熙二年	某部
雷孝友	筠州新昌	乾道五年进士	绍熙二年	某部
袁说友	建安	隆兴元年进士	乾道八年	刑工部
陈晦	湖州长兴	淳熙初赐童子出身	庆元三、四年	户部
綦更生			嘉定八年	三省枢密院

(二)在《宋会要》选举部分^③，查出架阁官担任点检试卷官、考试官、考校官者 67 人，其中

李大异、陈晦与前表重出不计，仍有 65 人。架阁官职务和点检试卷的时间皆十分明确。

表二

姓名	乡贯	出身	任考官时间	何架阁
王淮新			绍兴二十七年正月七日	吏部
程千里	上饶	绍兴十八年同进士出身	绍兴三十年正月九日	刑工部
王东里	处州括苍	绍兴十八年进士	绍兴三十年正月九日	礼兵部
俞晔	信州玉山	绍兴十八年进士	隆兴元年正月九日	吏部
刘文辩 ^④			隆兴元年正月九日	刑工部
叶份			乾道二年正月九日	户部
万钟	钱塘	绍兴二十四年进士	乾道二年正月九日	吏部
贾伟	天台	绍兴二十七年进士	乾道七年八月五日	户部
曾植		绍兴十八年四甲进士	乾道八年正月九日	吏部
俞光疑	钱塘	士	乾道八年正月九日	礼部
田渭			淳熙四年八月五日	户部
樊抑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李祥	无锡	隆兴元年进士	淳熙八年正月七日	户部
吴天骥			淳熙七年八月五日	户部
			淳熙八年正月五日	吏部

毛 畚			淳熙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礼兵部
沈有开	常州		淳熙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刑工部
吕宗孟			绍熙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吏 部
李大异			绍熙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刑工部
陈 希			绍熙三年八月五日	吏 部
孙元卿	乐清	淳熙八年进士	绍熙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户 部
吴仁杰	洛阳		庆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 部
钟必万			庆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王 申	龙溪	嘉定四年进士	庆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礼兵部
张嗣古	宜春	绍熙元年进士	庆元三年八月五日	吏 部
			庆元五年六月十日	
陈 晦			庆元三年八月五日	户 部
章良肱	处州丽水	淳熙十一年进士	庆元四年八月五日	吏 部
王克勤	临川	淳熙十四年进士	庆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礼兵部
留 骏			庆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 部
周梦祥			庆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顾 杞			嘉泰元年八月五日	吏 部
			嘉泰二年三月一日	
王庭之			嘉泰二年三月一日	礼兵部
黄 樵	漳州龙溪	淳熙四年进士丙科	嘉泰元年八月五日	户 部
			嘉泰二年三月一日	
唐吉光	双溪	淳熙十一年进士	开禧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礼兵部
陈 振	福州	绍熙进士	开禧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李 琪	吴郡	庆元二年进士	开禧三年八月五日	户 部
			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林 瑒	福州福清	淳熙十一年进士	开禧三年八月五日	吏 部
			嘉定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黄以宁	永春		嘉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蔡 辟	崇德	庆元五年进士	嘉定二年八月五日	户 部
姚师皋			嘉定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礼兵部
黄伯剂			嘉定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礼兵部
薛舜俞		绍熙进士	嘉定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吏 部
杨宏中	福州侯官	开禧元年进士	嘉定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户 部
			嘉定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陈伯震	长乐	绍熙五年进士	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吏 部
			嘉定六年八月五日	
张 虔	慈谿	庆元二年进士	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户 部
陈 殊			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礼兵部
			嘉定六年八月五日	
林 椅	丽水	绍熙元年进士	嘉定六年八月五日	刑工部
周 勉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户 部
桂万荣	葵谿	庆元二年进士	嘉定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户 部
徐 凤	浦城	庆元二年进士	嘉定九年八月五日	吏 部
			嘉定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许应龙	闽县	嘉定元年进士	嘉定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户 部
陈公益			嘉定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刑工部

刘孟猷			嘉定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礼兵部
何 邨			嘉定十年六月二十五日	三省枢密院
凌次英			嘉定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省枢密院
卢祖皋	永嘉	庆元五年进士	嘉定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林 万			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省枢密院
陶 崇			嘉定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礼兵部
葛从龙			嘉定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杨 璘			嘉定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户 部
			嘉定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吏 部
			嘉定十三年正二十五日	
徐 范	侯官	嘉定六年进士	嘉定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 部
范 钟	婺州兰谿	嘉定二年进士	嘉定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高照绩			嘉定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省枢密院
叶武子	邵武	嘉定七年进士甲科	嘉定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礼兵部
			嘉定十五年八月五日	
陈 登			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 部
			嘉定十五年八月五日	
			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富 皞			嘉定十五年八月五日	刑工部
			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王伯大	长溪	嘉定七年进士	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户 部
何万龄			嘉定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刑工部
			嘉定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宋史》传记部分所记多是宋代名人,在其仕途中,任架阁官者亦有记载,明确记述为主管某部架阁文字,任官时间则较含糊。其中贾

伟、李祥、张虞、徐范、范钟、王伯大六人任架阁官的时间可以从上表中确定,官衔亦无差异,在此不赘。另外仍有 27 人。列表如下:

表三

姓名	乡贯	出身	任架阁官时间	何架阁
杜莘老	青神	绍兴十年进士	绍兴二十五年	礼兵部
郑 樵	莆田		绍兴末	礼兵部
李大性	豫章			吏 部
陈 谦	永嘉	乾道八年进士		刑工部
乔行简	东阳	绍熙四年进士		户 部
李诚之	东阳			刑工部
吴柔胜	宣城	绍熙八年进士		刑工部
柴中行	余幹	绍熙元年进士		吏 部
李宗勉	富阳	开禧元年进士	嘉定十四年	吏 部
李 韶	吴县	嘉定四年进士		三省
张 礪	福州	嘉定四年进士		吏 部
徐清叟	浦城	嘉定七年进士		户部
汤 琦	浏阳	淳熙十四年进士		三省枢密院
杜 范	黄严	嘉定元年进士	绍定三年	户 部
黄 槐	濠州定远	嘉定十六年进士	绍定三年春	刑工部
			绍定三年秋	兼权礼兵部
王 万	浦阳	嘉定十六年进士	端平元年	吏 部
马廷鸾	饶州乐平	淳祐七年进士		户 部

戴庆炯	温州	淳祐十年进士	户部
叶味道	温州	嘉定十三年进士	三省
王应麟	鄞县	淳祐元年进士	三省枢密院
吴必达	道州	淳祐元年进士第一	礼部
朱貔孙	浮梁	淳祐四年进士	刑工部
皮龙荣	潭州醴陵	淳祐四年进士	吏部
洪芹	鄱阳		三省
孙梦观	慈溪	宝庆二年进士	吏部
赵汝腾	福州	宝庆二年进士	礼兵部
蔡抗	建阳	绍定二年进士	刑工部

(四)散见于其他文献者 31 人。虽然任架阁官时间和职务多含糊不清,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容易被人遗忘的架阁官,也可以使人们了解架阁官设置的始终。如《宋元学案补遗》中有管勾吏部架阁文字梁固,他是至今所见到的唯一的

一位北宋时期的架阁官。吴名扬、吴天焕、谢杞、李幼节四人是文天祥抗击元兵、挽救宋王朝时期设置的最后一任架阁官,称“督府架阁”,空坑一战失败,或“被执遇害”,或“不知所终”。

表四

姓名	乡贯	出身	何时何架阁	文献出处
梁固	处州丽水		崇宁间 吏部	《宋元学案补遗》卷六
申承发			绍兴十八年刑工部	《金石萃编》卷十八 ^⑤
李浩	临川	绍兴十二年进士	绍兴二十八年刑工部	《永乐大典》卷一〇四二
刘天民			绍兴三十年 架阁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三九
许子中			绍兴三十年架阁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三九
卫博	历城		乾道三年 架阁	《续资治通鉴》卷一四〇
李璧	丹陵	绍兴元年进士	刑工部	《永乐大典》卷一〇四
吴炎	长汀	绍兴元年进士	嘉泰二年 户部	《後村大全集》卷一五四
赵克勤		嘉定十三年进士	淳祐四年 户部	《後村大全集》卷一五八
应材	永康	绍兴二十七年进士	兵部	《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四
林复之	怀安	绍熙五年进士	户部	《淳熙三山志》卷三一
张溟	武义		吏部	《云谷杂记》卷末
彭焮	侯官	嘉定十三年进士	架阁	《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许文蔚	休宁	绍熙元年进士	嘉定五年 户部	《新安文献志》卷七〇
陈大猷	东阳	绍定二年进士	六部	《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四
翁蒙之	崇安		吏部	《朱文公文集》卷九一
侯世昭	卢陵		刑工部	《宋元学案补遗》卷三五
吴槃	潼川	端平二年进士	嘉定十年 户部	《南宋馆阁续录》卷九
刘天定	卢陵	端平二年进士	淳祐九年 刑工部	《南宋馆阁续录》卷五
张兴隆	闽县	端平二年进士	架阁	《淳熙三山志》卷三二
郑家	长溪	绍定二年进士	淳祐初 吏部	《後村大全集》卷一六九
陈有宗	江州	淳祐七年进士	刑工部	《南宋馆阁续录》卷八
陈一之			架阁	《陈亮集·甲辰答朱元晦书》
李睦	乐平	景定三年进士第七名	三省枢密院	《碧梧玩芳集》卷一九
赖栋	邵武	嘉熙二年进士	淳祐八年 吏部	《南宋馆阁续录》卷五
程绍开	贵溪	咸淳四年进士乙科	礼兵部	《新安文献志》卷七〇
刘时举			户部	《宋元学案补遗》卷八

吴名扬	全谿	咸淳七年进士	景炎元年	礼兵部	《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八
吴文焕	福建		景炎二年	督府架阁	《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八
谢杞	福建	登科	景炎二年	督府架阁	《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八
李幼节	福建	登科	景炎二年	督府架阁	《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八

(五)见于《宋会要》黜降部分的架阁官多是上任不久,问题暴露,受到御史弹劾,被处以降

职或免职除分。其中薛舜俞、林万任官时间可从表二查出,不计入总人数,仍有6人。

表五

姓名	乡贯	出身	何时何架阁	黜降时间
张时举			吏部架阁	庆元五年十月十三日寝免
杨炎正	卢陵	庆元二年进士	架阁	庆元五年十月十三日寝免
王仁	福安	隆兴元年进士	六部架阁	庆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寝免
周正			六部架阁	庆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寝免
司谦之		无出身	刑工部	嘉泰四年四月四日,与在外合入差遣
薛舜俞	同安	绍熙进士	嘉定五年 吏部	嘉定五年九月一日,放罢
刘墀			礼兵部	嘉定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与近地见次属官差遣
林万			嘉定十二年三省枢密院	嘉定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与在外合入差遣

对以上五表可作一简明统计。

表六

架阁官	诸表	表一	表二	表三	表四	表五	小计
主管吏部架阁文字		1	15	7	5	1	29
主管户部架阁文字		2	19	5	6	0	32
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		1	13	4	3	1	22
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		3	14	6	6	1	30
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		1	4	5	1	0	11
简称为架阁者		3	0	0	10	3	16
总计		11	65	27	31	6	140

从绍兴十五年至庆元二年的54年中,六部架阁官已有116人,以此类推,南宋架阁官总数约为300人。知其姓名者有140人,约占二分之一。宋代和有关宋代的文献浩若烟海,笔者虽尽力搜括,仍不免遗漏,企盼同行指点补遗。

三、宋代架阁官的选任

对架阁官的选任条件,陈晦在《六部架阁题名续记》里指出:“日又有诏,非科目及人材卓异与县令之著绩弗授其选。”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说:六部架阁官号掌固,“择选有时望之人为之”。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说:“主管架阁库,掌储藏帐籍文案以备用,择选有时望者为。”这说明架阁官的选任是严格的,必须是科目出身,或者是有时望的卓异人才。

科目出身的架阁官,在上列五表140人中有83人出身于进士或赐童子出身,占总数的60%。实际情况要超过这个比例,因为凡是参与点检试卷者,要负责改卷子、定名次的工作,不仅要公正无私,而且要有较高的知识水平,不是科举出身者难当此任。庆元五年春三月辛酉,朝廷命:“漕臣无出身者,勿差官考试。”^⑥由于资料缺乏,我们还难以查清每位架阁官的出身情况,但从已有的资料说明,宋代架阁官绝大多数出身于进士是无疑的。

有些读书人虽是进士出身,但仍需经过特殊的“召试”才能充任架阁官,如《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记载:“刘天定,乙未进士,九年十月以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召试,是月除。”“赖栋,戊戌进士,八年正月以尚书吏部架阁文字召

试,二月除。”

有些人虽非科目出身,但在治学或其他方面有卓异才能,为时望所重者,经人荐举,也可充任架阁官。郑樵就是最突出的一位。据《宋史》载:“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樵归,益厉所学,从者二百余人。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帝曰: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的,何相见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⑦

另一位宋代名臣李大性,他以熟悉本朝典故充任架阁官。据《宋史》本传载:“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会人。其先积中,尝为御史,以直言入元祐党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学,尤习本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参选,进《艺祖庙谥》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又言:‘元丰制,六察许言事,章惇为相始禁之,乞复旧制,以广言路。’从臣力荐之,命赴都堂审察,仅迁一秩,为湖北提刑司干官。未几,入为 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丁母艰,服阙,进《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实录、核其正舛,率有据依。孝宗读而褒嘉之。”^⑧

李大性虽“以父任入官”,有“任子”之嫌,但他确是有学问的人,特别是“尤习本朝典故”,更胜人一筹。当他任架阁官之后,能充分利用架阁库保存的《日历》、《实录》等材料,订正野史之谬误,为正确引为“故实”提供了可靠依据,显示出卓异才能。还有一点值得指出,李大性兄弟三人,有两人担任过架阁官。其弟李大异在淳熙年间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所写《六部架阁库题名记》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⑨

当然,宋代架阁官的选任也有纰漏。嘉定九年,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刘墀被御史弹劾,说他“闾茸不振,夤缘荐引”,将他“与近地现次属官差遣”^⑩。司谦之也是一位不够资格的架阁官,“嘉泰四年四月四日,刑工部架阁司谦之与在外

合入差遣,以臣僚言,谦之初以门客补官,幸执为进呈差遣。孝宗皇帝顾语光宗曰:“切不可启此幸门。今得掌故,已为躐等,不自揣量,规求二令。”^⑪

架阁官亦有冗官,通过各种关系和贿送珍玩等途径得以充任并不缺员的架阁官。宋人说过一段颇为生动的故事。说架阁官的数量超员而素质越来越低,有的任官多年不能升迁,朝廷感到问题严重,“嘉泰末,有旨非阙官不除。”但是架阁官超员现象并不能遏制,如“有选人家闾中,其父与陈勉之有旧,至是入都见勉之,求为掌固。勉之对众厉声曰:‘外间岂不知近旨见阙方除,此何可得?’众为蹶蹙。后旬日,竟除掌固。或疑其由径而得者,问之。徐曰:‘丞相尔。’或曰:‘丞相前日之语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於坐侧取一幅书示之,乃勉之答书也,略曰:‘珍玩鼎至,晃耀老目。’或问珍玩之名,曰:‘书生安复珍玩,比所请不遂,适从王家肆中,见粟金室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缗得而献之耳。’闻者叹息而去。”^⑫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严重的冗官现象和官员的腐败现象。陈自强(字勉之)是宋史上有名的贪官,竟将其脏手伸进档案界中,令人吃惊。

四、架阁官的历史作用

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专职的档案工作官员,对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虽不能全面了解 140 位架阁官的功绩,但他们对档案工作的推动是无可置疑的。

首先是促进了档案的有序化管理。架阁官李大异在《六部架阁库题名记》中说:“皇朝肇建,中台设六官而置之属,文书之夥月益岁滋,枋在胥手,并缘奸蠹,识者病之。崇宁间,何公执中为吏部侍郎,始建议置六部架阁官,于是,插架万数,揭而目之,前最后凡,一索而获,人以为便。后诸曹皆置官如吏部之制。”^⑬这有力地说明,设立架阁官之后,有专人负责架阁库的工作,不仅建立起严格的文书归档制度,而且使档案排列有序,井井有条,即使“插架万数”,也“一索而获”。达到如此境地,是不易做到的。其他

材料也说明,宋徽宗时,已普遍实行“立号架阁”制度^①,这与架阁官的作用当是分不开的。

其次,加强了档案馆的建设。南宋六部架阁官和三省枢密院架阁官设置之初,都有一个似乎一致性的举措,扩建档案馆,从根本上改善档案的保管条件。如六部架阁库原有房屋数十楹,不仅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档案,而且塌漏严重,年久失修,档案遭受损失。绍兴十五年任命的第一任架阁官(就南宋而言)彭炤、艾若纳、周紫芝、苏鉴便请示各部尚书,上奏皇帝,要求整修架阁库。朝廷命两浙转运使负责此事。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六部架阁库面貌一新,并增建了架阁库“厅事”,即办公用房,使架阁库吏员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不再“杂齿於部曹之厅”,这无疑方便了档案工作。在此之后,架阁库又陆续新建了库房,经过70多年的努力,至嘉定中,库房已达“百有十楹”^②,规模已相当可观了。

嘉定八年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首叨是选者是綦更生,他将狭小的三间阁楼扩建为十六间,将三省、枢密院的档案分放在四个库房里,库内按机构排列档案,将皇帝的有关档案放在特制的朱箱中封锁。“扃鏐森严,出纳有籍,规式详备,吏不得欺。”^③

诚然,架阁官比起事官来说要清闲得多。宋人自己也说架阁官“其选也重,其职也清。”架阁官陈晦生动地描述架阁官上班的情形说:“严旦朝入,所治同僚相与言,不过论文字。抵掌剧谈,卒食数刻而退。其职清职,事官有阙,间於此焉取之。”架阁官李大异也说:“故其职闲无事,视他司为最。自公退食,得以挟册读书,充其素业。畴昔著定有缺,多於此焉取之,朝廷之於士可谓无负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置架阁官是“储才有地”。一旦“事官有阙”,便升迁而去。“接武鹓鸾,駉駉乡用,方兴未艾,又不可喻度也。”从前表也可以看出,架阁官任职时间都不长,不仅架阁官如此,其他官吏也是这样。相比之下,架阁官还是比较稳定的,如表一中的张嗣古、杨宏中最少也任架阁官三年以上。

在《宋会要》选举部分记载着高宗、孝宗、宁

宗三朝67位架阁官频繁担任考官的时间和职务,这是“事官有阙,间於此焉取之”的可靠依据。让架阁官担任考试、考校、点检试卷的官员,说明架阁官属于高层次的文官,同时也说明,架阁库的领导工作不很紧张,有可能抽出来担任临时性的重要工作。南宋科举取士多于北宋,工作十分繁重,让担任“清职”的架阁官做些点检试卷的工作是可以的,其职掌是考校举人试卷,批定分数和等第。绍兴十八年科举考试时,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申承发担任御试考校官,地位也是相当显贵的,这说明朝廷对架阁官的信任。

架阁官上书言事者,笔者仅见到卫博和刘文辩二人,卫博在乾道三年论用人时说:“宜录所长,弃所短”,得到皇帝的赞赏。“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四日,左修职郎、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刘文辩言:先任武臣权浙东安抚司,准备使唤八个月有奇,皆折合得四个月,乞赐通理。诏:许减半收使。”^④这是架阁官根据档案记载提出了武臣差遣方便的建议,得到皇帝批准。这些反映出宋代架阁官参与决策政事的迹象。

①《六部架阁库题名记》,《咸淳临安志》卷五。

②《建安以来朝野杂记》正集卷十三。

③《宋会要》选举二〇、二一、二二。

④《宋会要》选举二〇之一五为“刘大辩”,据职官五九之一三改为“刘文辩”。

⑤《王佐榜进士题名记》;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文字申承发,残缺“架”、“文字”。

⑥《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

⑦《宋史》卷四三六。

⑧《宋史》卷三九五。

⑨⑩⑪《咸淳临安志》卷五。

⑫《宋会要》职官七三之五。

⑬《宋会要》职官七三之二七。

⑭《建安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三《六部架阁官》。

⑮《宋会要》食货五六之二。

⑯《省枢密院架阁库题名记》,《咸淳临安志》卷五。

⑰《宋会要》职官五九之二三。

(作者:王金玉,郑州大学档案系教授)

关于档案编研学若干问题的思考

● 陈忠海

档案编研学是研究档案编研工作及其规律的科学。它以档案编研实践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档案信息开发的诸多方面,是正待兴建的一门档案学分支学科。本文拟就档案编研工作与档案编纂工作的关系,建立档案编研学的必要性以及档案编研学的范围和体系结构谈几点认识。

一、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是档案编研工作。

这个问题不单是个概念问题,而且涉及到档案文献编纂学与档案编研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二者的关系,是具体探讨档案编研学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据有的学者考证,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的“编纂”一词,含有编撰、编写的意思。在档案科学研究中,通常把档案史料的编纂工作局限在单纯的史料的整理、修改、加工、出版等编辑工作范围之内,而把对史料的编写和编撰工作的内容排除在档案史料编纂工作之外。“编辑”一词仅指对资料、稿件进行整理、编选、加工等工作,其外延是比较狭小的。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就是档案编研工作,它的涵义是:以档案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一定的题目,对档案文献进行编辑、出版或根据档案文献进行编撰、编写文章和著作等,以此向社会提供档案信息,满足社会利用的一项工作。^①

档案编研的概念、内容范围应包括编纂档案、编写档案参考资料和利用档案参加科学研究编史修志等三个方面。通常所说的档案编纂,仅是档案编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档案编研不是同等概念。另一方面档案编纂与编研又有密切联系,档案编纂是编研内容中的主体,

档案编研以编纂为主导,既能促进带动编写和研究两方面内容的开展,又是主动为社会提供档案服务,更好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所以档案编纂在档案编研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②

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不等同于档案编研工作。二者是从属关系。

首先,这是由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决定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是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及其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档案编纂实践活动,它的内涵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包括档案编纂活动的总体研究,即在宏观上考察研究档案编纂实践的各个方面,论证其结构功能,评价其效益;另一方面是在微观上讨论一部档案汇编的编纂活动各个环节开展的依据、内容、方法和要求的研究。作为档案学学科体系之下的档案文献编纂学,既不能仅把它局限在微观的档案编纂活动方面,也不能把它扩大为研究档案编研活动的各个方面,否则,档案文献编纂学就失去了特定的研究对象。

其次,这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历史发展及学科分工的结果。档案文献编纂学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从那时起一直到80年代,它的研究领域一直局限于微观档案编纂活动的研究,所以,档案文献编纂学被表述为“研究档案文献编辑出版工作的原则与方法”的科学。^③尽管近几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领域向文献编纂活动的总体研究扩展,但微观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依然成为研究的重点和核心。无论是宏观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档案文献编纂学中的“编纂”的含义就是对档案文献进行汇编和编辑。所

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被表述为“是按一定的题目对档案文献进行查选、考订、加工、编排和评价,以出版的方式(包括公开或内部),提供档案信息的工作。”^④长期以来,编写参考资料和参考工具一直作为档案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如果抽出同现行的档案编纂内容合并的话,会涉及到整个档案学体系中各学科研究范围的调整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依然主张维持档案文献编纂学现有的对象、体系和研究内容。^⑤

最后,尽管档案界的几本《档案文献编纂学》专著未对“编纂”一词做出具体而明确的界定,但它所包含的汇编和编辑的意义却早为众人所接受。有的学者说,目前的档案文献编纂学实质上就是档案史料编辑学。^⑥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是,把利用档案编写参考工具、参考资料和参与编史修志、撰写文章和著作纳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范围,进而把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表述为实质上的档案编研工作,也是不科学的。这不仅因为“编纂”一词的外延无法完全包容上述两个部分,而且也与档案界的普遍认识相悖。《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一书把档案馆的编研工作分为:汇编和公布档案文献,编写参考资料,利用档案编写各种工具书和参与历史研究等各个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卷》、《档案学词典》等权威性工具书都有类似的表述。

因为档案编纂工作不等同于档案编研工作,所以,档案文献编纂学也就不等同于档案编研学。

二、应当建立档案编研学。

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编研工作的内容在档案学中被分割为两个部分:它的核心——汇编现行机关档案文集和编纂档案史料成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基本内容;编写各种档案参考工具和参考资料则成为档案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合二为一,建立档案编研学,既是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分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建立档案编研学是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档案馆(室)的编研工作是以馆(室)藏档案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会利用档案为主要目

的,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汇编和出版档案史料,编制参考资料,参加编史修志以及撰写文章和著作,为四化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它的具体内容可以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1)编写,指编制一定的检索工具和参考资料,这是一种较简单的初步的研究,侧重如实反映,就事论事;(2)编纂,指按一定专题对档案史料进行选材编辑,它是对档案内容的高级整理工作,需要对档案内容进行鉴别、加工,要求编者有较广博的知识;(3)研究,即利用档案史料研究历史,是对档案内容最高层次的探讨,要求揭示事物内部发展变化的规律。^⑦档案编研工作的三个不同阶段,亦即三个不同的层次,是由不同的档案工作部门分别完成的。档案室编研工作的内容主要是编写,地(市)、县档案馆主要是编写结合进行编纂,省以上档案馆主要是编纂结合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不但中央、省、地级等大中型档案馆的文献编研成果累累,而且县级档案馆以及企事业单位档案馆、室,省以上机关档案室的档案文献编纂成就也很可观。事实说明,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室已经比较普遍地开展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室已成为档案文献编研中的一支新崛起的有生力量。^⑧从总体上看,我国大量的基层档案工作部门从事的档案编研工作内容,主要是编写参考工具和参考资料,而这些内容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著作中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少。而《档案文献编纂学》反映在成人高等教育和档案工作人员岗位培训中,缺乏针对性。当前,档案编研工作成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新的形势迫使人们考虑把档案编研工作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和科学概括,以便通盘协调,全面发展,以提高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能力,建立档案编研学就势在必行。

其次,建立档案编研学是学科分化的必然结果。学科的分化和重组是科学发展的自然规律。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和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一批新的档案学分支学科陆续建立起来。刘国能同志最近预测,未来档案学学科建